

秋李子

著

青山在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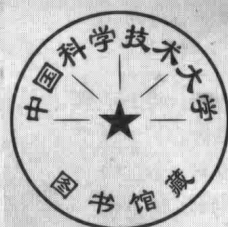
经典明清
俗世小说

看浮生百相
阅烟火奇情
过大河千帆
留青山人间



秋李子 著

青山在
下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被卖身为奴的绿丫，有父不如无父的秀儿，出身富贵却陷入绝境的榛子，三个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少女由于命运的捉弄在屈家后院相遇，是随波逐流以博取眼前利益？还是不忘本心，护住那一点微小的希望之火？当命运再一次改变，各分西东的三人如何走上她们的人生道路，当再重逢的时候，是否还能坦然面对对方？本书讲述了三个少女的曲折故事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青山在 / 秋李子著. —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8

（繁星丛书）

ISBN 978-7-302-49382-2

I. ①青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014917 号

责任编辑：刘士平

封面设计：王 烁

责任校对：李 梅

责任印制：杨 艳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：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50mm×240mm 印 张：51 字 数：851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99.00 元（全三册）

产品编号：075494-01

青
山
杜

目 录

下 册

第 29 章	落定	553
第 30 章	流年	575
第 31 章	柳家败落	596
第 32 章	认母	610
第 33 章	现世报	625
第 34 章	报应	647
第 35 章	秀儿出嫁	662
第 36 章	姐弟	683
第 37 章	大掌柜	705
第 38 章	认弟	720
第 39 章	秦家	742
第 40 章	受惊	757
第 41 章	顺意	779

这算是榛子这么多日子以来，头一次在秦清面前表现出软弱，这样的软弱不但没有让秦清觉得诧异，反而更让他心上添上怜惜。他把妻子的肩握得更紧一些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当初你对我说的话，我一直都记得。那时我也在想，如果没有了家世没有了这些，我或许做得不如你。我的所有胆大妄为，都是因为我的家世。榛子，能娶了你，能和你在这个世上一起并肩走，我很欢喜。”

榛子的眼里又有了泪，泪眼婆娑间，仿佛能看到廖老爷在那笑，舅舅，你若知道，一定会很欢喜吧。我一定会好好的，一定一定。

窗外的绿丫扯一下秀儿的袖子，两人从窗前离开，原本是想来安慰榛子的，可现在她已经有了秦清的陪伴，再过去安慰未免有些多余。绿丫和秀儿并肩走在廊上，已是二月初，风已经有些软，不再是那样凛冽，那草已经发着嫩芽，迎春花在迫不及待地打着花苞，下一场春风来的时候，迎春花就该开放了。

绿丫瞧着这一切，想到方才秦清和榛子说的话，对秀儿笑了：“你瞧，这世上也有好男子的，秀儿，我并不说女人总该嫁人，而是你今年也才二十三岁，还那么年轻。”

年轻吗？秀儿伸手摸上自己的脸，做脂粉生意的人，也要先把自己收拾好，秀儿现在比起原先，皮肤要润泽多了。绿丫的眼没有离开秀儿的脸：“你比我还小一岁呢，哪会不年轻？秀儿，我知道你的心已经不像从前了。可若……”

“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好运气，况且就算真有这样一个好男子，他会不在乎我的过往，可是他能把锦儿当作亲生女儿吗？我的锦儿，从一生下来就吃了那么些苦，我不愿她再吃苦。”锦儿，那个聪明可爱的姑娘，绿丫垂下眼，秀

儿握住绿丫的手，“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怕我一个人孤单。可是绿丫，我经过了这么多，才有这样平静日子过，我不愿再寻一个人，即便他知冷知热，可那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说着秀儿眼波流转：“现在的日子，才是我想要的。虽然依旧每日忙碌，可这种忙碌不是毫无意义，而是能得到人的赞扬。绿丫，我和你，和榛子，和兰花姐都不一样。”

既然如此，绿丫也就没有再往下说，秀儿见绿丫神情就又笑了：“我晓得兰花姐又为我张罗，你还是替我去和兰花姐说一声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嫁人了。虽然算起来，我就没算嫁过。”

秀儿的语气很平静，那些过往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。绿丫笑了，既然这是秀儿的选择，而且现在瞧着没什么不好，那有什么好担心的。

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绿丫和秀儿抬头看去，见是丫鬟匆匆跑过，看见两人站在那，丫鬟忙行一礼：“小张嫂子和王姑姑在这里最好，小姐突然有些不舒服，姑爷不晓得这是什么情形，让我们赶紧去找太医。小张嫂子和王姑姑老成些，还请先过去瞧瞧。”榛子突然不舒服？绿丫和秀儿都是怀过生过的，第一反应就是榛子有喜了，不然不会突然不舒服。

这可真是个好消息，两人匆匆往榛子那边去，还没进屋就听得秦清在那问：“姨娘也瞧不出来这是什么吗？怎么会突然头晕，还……”眉姨娘虽然是妇人，却从没怀过，会回答出来才是怪事，绿丫和秀儿走进屋，榛子用手扶住头对秦清道：“你别问了好不好，我只是有些头晕，然后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还有些发呕？”绿丫笑吟吟接了这话就问榛子，绿丫不说也就罢了，绿丫一说，榛子就真觉得有些呕。

“这啊，十有八九是有喜了。”当着秦清，秀儿不好说得太细，但还是道，“你自己的身子，自己没有好好想过吗？”有喜？榛子这些日子都忙糊涂了，连月事有没有来都不知道。恍惚腊月里就没行经，当时还以为是不是自己太忙，才拖后了几日。这样算来，这孩子，起码也有两个月了。

眉姨娘听到这，张口就想问问榛子这月事问题，可当着秦清这话不大好问出口，秦清见眉姨娘欲言又止，晓得自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急忙道：“这是妇人家的事情，我还是出去等等太医吧。”

秦清刚一出门，眉姨娘就率先开口问，绿丫和秀儿也在旁问，秦清并没走远，只是站在外面院子里，听着这里面传来的声音，不由咧开嘴笑了，自己真要当爹了，这真是个好再好的消息。

太医很快被请到，把过脉说的确榛子是有喜了，亏得平日身子结实，这孩子很好，只是以后休要思虑太过。秦清自然连连点头，榛子在旁听着，手不由抚上肚子，不能思虑太过，这个节骨眼，怎么能不思虑呢？虽然暂时看起来是风平浪静了，但廖十三老爷并没离开京城，还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什么幺蛾子？

榛子想到这，眉不由微微一皱，秦清已经送完太医重新走进屋，见榛子这样就上前握住她的手：“你放心，这些事，不会让你操心的。”榛子笑了，有丈夫的支持，能算什么思虑太过呢？

榛子有了喜，消息送到定北侯府，定北侯夫人再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也要带上东西来探儿媳，在厅里坐着等了老半日，才见榛子夫妻进来。

定北侯夫人的脸有些往下沉，秦清是明白母亲脾气的，急忙上前行礼道：“今儿本说吃了午饭就回来，可正好……”

“你也别解释了。”定北侯夫人打断秦清的话，就对榛子道：“三奶奶，你有了身子，先坐下。老三，你先出去外头，我和你媳妇说说话。”

秦清应了，但并没走出去，定北侯夫人的眉不由一皱：“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，再说了，你媳妇肚子里的，可是我的孙儿，难道我还能对我的孙儿不好？”秦清这才应是走出。

榛子坐下后对定北侯夫人道：“按说，媳妇应当……”定北侯夫人挥了挥手：“罢了，你也不是这样脾气的人，也不用和我绕圈子说话了。可我只有一句，你现在是双身子的人，比不得原先自己一个。有些事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”

虽然定北侯夫人竭力控制，可榛子还是从她话里听出一些怒气来，榛子不由垂下眼，接着道：“婆婆的想法我做媳妇的明白，只是舅舅与我，不只是娘亲舅大，做媳妇的，不能眼睁睁瞧着他的心血这样四散。要说银子，舅舅给媳妇的嫁妆，已经足够媳妇过几辈子了。”

榛子的嫁妆，定北侯夫人还是知道的，听榛子这话就叹气：“这事只有你知道又有什么用？娶女霸产，甚至你姑父那里，也被人奏了一本，说他放纵妻子争斗人的产业，这些，你知道吗？”

廖老爷的丧事出来之后，榛子就一直在忙着丧事，况且还有廖十三老爷那边的事，这朝中的事打听的并不是很多，听到王尚书被弹劾，在短暂的迟疑后就了然，王夫人出面，王尚书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。还有舅舅临终前几日和自已说的话。榛子已经点头：“姑母若把这事当作大事，就定会告诉媳妇，现在姑母并没告诉媳妇，想来在姑母心中，此事不值一提。”

定北侯夫人是真被媳妇给噎住了，看着媳妇在思忖，榛子已经道：“舅舅留下的产业，虽指明由我掌管，可这瞧在不少人眼里，不过是块无主肥肉，谁都可以来抢一块罢了。舅舅临终之前，已经和我说过，所能遇到的困难。故此舅舅才会请司礼监太监出面，现在瞧来，既然震慑不住那些人，那媳妇也只有迎难而上。”

榛子的话让定北侯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“你既有主意，想来不肯听我说了，罢了。可我还是告诉你，你现在是双身子的人，你要胡闹我不管你，可我的孙儿若有一丝半点的损伤，我就不顾脸面了。”

说完定北侯夫人站起身：“你也别送了。我这样的内宅妇人，当不得廖家当家人的送。”秦清一直守在门口，见自己的娘怒气冲冲地离去，急忙上前叫一声娘。定北侯夫人瞧着儿子，那口气又咽不下去，过了许久才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爹也好，你姑母也罢，都是要做大事的人，看不起我这个内宅妇人，这事，我再不管了。”

秦清急忙对自己的娘作个揖：“娘，您媳妇肚里的孩子，是您的孙儿，难道就不是您媳妇的孩子了？您……”

“但愿她能记得这话！”定北侯夫人把这话撂给儿子，就在从人的簇拥下离去。秦清送走自己的娘就摇头，转身走进屋里，见榛子正带着丫鬟把定北侯夫人送来的东西收拾起来，上前道：“娘有些怒气，对不住，我还是劝不住娘。”

榛子淡淡一笑：“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婆婆这样待我，已经很好了。毕竟没让我在她跟前立规矩，日夜伺候，不过几句怒气冲冲的话，我有什么禁不住的？再说了，连这样几句话都禁不住，那我还怎么去和那些人应付？”

秦清眼神变得温柔，低头看着妻子的小腹，伸手摸了摸：“我是怕你现在怀着身子，和原来不一样了。”榛子又笑了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，和原来还是一样的。

这样的笑让秦清释然，妻子本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女子，自己不是早知道了吗？

“这是一，这是二。”绿丫握住小全哥的手，教他写字，小全哥的眉头皱得很紧，笔也握得很紧。绿丫往他手上打了下：“放松，让你放松，这是握笔，别使那么大劲。”

张淳抱着容儿走进来，见小全哥那握笔的姿势就笑了：“你啊，比我可不如我多了。我开蒙时候可没你这样，拿笔都拿不好。”容儿爬到椅子上，伸头

去看小全哥，见小全哥那样就笑了：“哥哥笨。”

小全哥写好一个字，抬头对妹妹皱下鼻子：“你不乖。”绿丫往儿子手上打了下：“好好学。再过两日就去学堂了，要是连笔都握不好，我瞧你羞不羞。”容儿也在一边点头。

小全哥又乖乖地继续写，张淳坐在旁边瞧儿子学了半日才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还要多寻几家学堂呢，谁知只去了两家就定了。”绿丫松开握住儿子的手让他自己学着写才笑着对丈夫道：“要是好，去一家就够了。那家旁的也就算了，那先生的娘子是个知书达理的人。你想，连先生的娘子都知书达理，更何况先生呢？”

张淳拍拍小全哥的屁股：“你娘为了你上学，可是操碎了心，你啊，可要好好学。以后也不能再淘气。”小全哥想回答，一张嘴口水就掉下来一大滴，急忙把口水擦掉。张淳伸手把儿子的口水擦掉：“这去了学堂可不能这样。”

小柳条已经在外边道：“奶奶，姑奶奶回来了。”绿丫顺手把容儿抱下椅子：“你姑妈来了，我们出去接她。你好好地给我学写字。”后面一句是对小全哥说的，小全哥本打算溜下椅子，见娘这样喝，只得又重新在那学着写字。

兰花今儿是一个人来，并没拖儿带女，绿丫见了反倒惊讶：“玉儿呢，怎么不见她？容儿这两日还吵着要去找玉儿呢。”兰花脸色有些不好，让小柳条进来把容儿抱走这才压低嗓子道：“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一声，让你去和榛子说。你姐夫今儿回来，说有人在按察衙门，把榛子给告了，告她不得占着廖家家产。大人已经收了状纸，就等明儿去提人呢。”

这消息倒不奇怪，要不告才怪呢，只是廖老爷出殡那日，司礼监太监已经表明了态度，还有人敢去捋虎须的？兰花哎呀了一声就道：“我还听你姐夫说，这段日子不太平呢，定北侯府、王尚书府都被御史上表弹劾，说他们为霸产业，强行娶女，连宫里的老爷爷也被带上一笔，说他在京里为非作歹，为人张目。这件事，绝不是那么容易善了的。”

这样严重？绿丫起身道：“那兰花姐你跟我一起去找榛子说，让她也好安排。”兰花也是这个意思，两人上了轿就往榛子那个宅子来。

下了轿管家娘子迎住就笑道：“小张嫂子和刘嫂子来得正好，王姑姑也来了呢，还带了些脂粉，说特地新寻的，怀孕的人也能用。”说着话，管家娘子就把她们迎到上房，果然听到秀儿的笑声：“你瞧，擦上这粉是不是就好了许多？这粉到我手里也有七八个月，原本一直没人用，还是有个常来我们这里走的媳妇，说这样好的粉，擦了定会好。正好她那时怀了三个月的身孕，把

那粉拿回去擦了，前儿来人报信，说平安产下孩子，我才敢拿来给你用。”

铅粉有人用了会流产，故此坊间不少人怀孕后就不用脂粉。绿丫和兰花听得这话，倒有些奇了。兰花已经笑了：“这是什么粉，连怀孕女子都能用？”

秀儿忙起身相迎，榛子把手里的镜子放下就道：“其实早有那怀孕妇人能用的粉，不过太贵，一盒差不多要五两银子，一般人家也买不起。”五两银子足够兰花家过一个月了，兰花听得就咂舌：“难怪呢，这样贵。”

秀儿也笑了：“就是因那粉太贵，我才寻了这个来，这个粉要便宜些，一盒三两罢了。只是总没用过，有些担心罢了。”兰花拿起那盒粉闻闻，三两银子的粉，果然有一阵清香，就是不晓得那五两银子的，孕妇也能用的粉，是个什么样子？

榛子和绿丫说了几句才道：“这没打招呼就跑来，总不会是特地和我来说脂粉的吧？”绿丫和兰花对视一眼，兰花这才把老刘说的话说出。

果然不出舅舅所料，榛子用手撑住下巴就笑了：“这状纸递得好啊。”递得好？兰花不明白这事，但打官司的规矩她是晓得的，急急道：“什么递得好，你是个女人，又有丈夫，总不能亲身上公堂去打官司，至于秦三公子，他是个官身，难道也要上去大呼小叫？总要……”

榛子已经转头对绿丫笑了：“这件说，我瞧还要劳烦你夫君呢。”绿丫虽然明白所为何来，可还是忍不住忧心：“这件事，总难以善了。”

“这么多银子呢，不是我看不起廖家族人，这些银子，他们全族的人都够吃喝一辈子了。会放过才怪。只是我总觉得，他背后有人指使。”

“没人指使的话，就廖家那群村人，司礼监太监都来过，他们哪敢动个分毫？”秀儿这两年在京里下来，走的也多是官家，早和原来不一样的见识了，顺口就道。

能让御史上表弹劾，这背后的人，是谁已经昭然若揭。榛子不由冷笑一声：“理他呢，横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我有什么好怕的。再说这天下打官司，也不是光听这一造的话。”

榛子想到的人家就是秀儿想到的人家，想到柳家，秀儿的眉皱得很紧：“亏他家这么大脸，真以为廖老爷没了，那些生意就是他家的？”榛子又笑了：“这也不光是生意的事，朝堂之上，这些事是难免的，没了这桩也有那桩。兰花姐你光知道市井妇人为了一个铜板两根葱就能吵一架，可到了朝堂上，这争吵背后就是利益。不然谁闲的没事干，风闻奏事，倒也有御史是真正有风骨的，可大多还不是要捞好处？他们在那瞧不起我们商户人家为了赚钱四处钻

营。可是他们这为了做官为了青史留名，也是在那竭尽心力，真正想为国为民做事的，有，少！”

榛子这番话让绿丫笑起来：“瞧瞧这张嘴，果然是做了官太太就和平常不一样了。连这样的话都讲得出来。”兰花愣住了：“还有这样的事，我一直以为……”

“以为什么？兰花姐，这些事呢，我们也只在里头说说，这出了外头就不能说了。总归是要和孩子们说，要忠君爱国这些，至于这样的道理，总要等到他们大了，才能告诉。”

和秀儿她们在一起，榛子是无所顾忌的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兰花又啧啧感叹了两声，既然榛子不在意，那她也不在意，在榛子这里用了晚饭，也就告辞回家。

绿丫和秀儿的路近，又在这说了会儿话这才离开，出门上轿时候秀儿不由叹气：“原来这天下，竟是这样的……”绿丫怕秀儿想这些想魔障了，急忙道：“不管这天下人都是什么样的，横竖我只记得一句，要凭良心做事。难道别人坏，我就跟着坏不成？别人要去抢银子，我也扑上去？”

秀儿眼里的迷雾这才散去：“是，你说得对，是我着相了。说起来，榛子这官司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帮忙的，我这些日子，还是认得了几个有力量的人。”绿丫拍拍秀儿的手：“我瞧着榛子只怕早有安排，我们也就别在旁边掺和。不然越帮越忙，那才叫糟糕。”绿丫这话虽说得有理，可秀儿并没把心里的念头去掉，那位客人，定不是普通的客人。只怕还能从她这里入手。

“我听说你东家被人告了，过几日按察衙门就要打这官司了，你倒还照样做这生意，倒还是个稳妥人。”秀儿自从那日和绿丫说过这话，就一直等这位神秘客人，等了三四日，总算等到她来，像往常一样把她请到那间雅室里，秀儿拿出梳头工具帮她梳着头；冷不丁听到这人这样说了句，秀儿的心不由狂跳起来，但不能让这人瞧出来，依旧缓缓地给她梳着头：“就算被告，官司没个输赢之前，总是要开门做生意，不然我这店虽小，也是五六个人的生计呢，难道要等他们饿死？”

“你这孩子，倒还有几分意思。”这客人说着就沉默不语，秀儿也要探探她的虚实，哪肯直接就问，只是淡淡地道：“我前面那二十来年过得太苦，要因为这点就想东想西，不去做生意，实在不成。”

客人的头差不多已经梳好，秀儿拿过首饰给她戴上，这些首饰都很普通，最起码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某次秀儿给这客人戴首饰的时候，在一支凤钗上瞧

见一个很小的内字，这是内造首饰。不管这首饰是怎么得来，这客人瞧来和宫内有些关系，或者是某家达官贵人的妻子，不愿意去那些大铺子，想来自己这样小铺子走走也说不定。

等首饰戴好，又给那客人重新上了脂粉，秀儿这才道：“这已经好了，您照照镜子。”说着把镜子捧过来，这客人拿过镜子照了照：“果然不错。说起来，我们也认识好几个月了，我瞧你为人聪明灵巧，又说前二十年十分孤苦。廖家那些产业，说白了，已成绝户，按例是该收官的，我看你人好，不如我助一助你，给你从中分一杯羹，然后你也不用再这样为人帮忙，而是有自己的产业。也算你我相识一场。”

秀儿能听到自己的心在那怦怦乱跳，自己猜的果真不错，想到这秀儿就跪下道：“夫人定是十分尊贵的人，若您想助我，就请帮着秦三奶奶把这家业掌管起来，而不是让我分一杯羹。”

这夫人笑起来：“好奇怪的孩子，难道嫌银子烫手不成？真让秦三奶奶掌管了这家业，你这一辈子，就只能帮忙了。”秀儿瞧着这位夫人的眼：“是，这道理我明白，可是我更知道，当初我在雪地乞讨，是她们不忘昔日交情，把我寻到，给我治病甚至想方设法为我做这个生意。夫人，人这辈子，永远不会嫌银子多的，可是这世上，还有比银子更要紧的事。”

“比银子要紧的东西我的确知道，不外就是势，可是要知道，有时候，没有银子哪里来的势力，没有势力又怎么赚钱？”这夫人并没反驳秀儿的话，反而淡淡笑着赞同。

“夫人说的，自然是道理，可我这些年来，见得多了，才知道，财势除外，尚有许多事情，比如姐妹之情。”秀儿这话让这夫人笑起来：“姐妹之情，你果然太年轻了，要知道，多少姐妹为了财势反目成仇，别说你异姓姐妹，就是那同父同母生的，甚至你的亲父母，为了财势作践的也不少。”

秀儿没有忽略这夫人说到亲父母作践时的神情，眼微微垂下就道：“夫人可有空闲，听我讲讲我的事。”不等夫人表示是否愿意，秀儿就讲起来，她讲得很简略，讲完后看向夫人：“夫人您瞧，我并不是没有受过苦，不晓得这银子是好东西的人，可我更知道，若我从这里分一杯羹，而不是帮着秦三奶奶。那我这辈子，午夜梦回都会不安。夫人，我是个小人物，知道自己的福报从何而来，所思所想，不过是能为我女儿好好地修上这一世。”

这话无疑打动了这位夫人，她勾唇一笑：“那你可知道，若我不愿意，这廖家的钱财，那位秦三奶奶是一分都摸不到的。”这样看来，这位夫人远比自

己想象的势力更大，秀儿的心又狂跳起来，但语气还是那么平静：“能得这样几年的平静日子，已经很好。夫人若真愿意，似我这样的小人物，也只能受着。”

夫人用帕子遮住口笑起来：“有趣，你果然是个很有趣的人。既然你这样取悦了我，那我也就应下你说的，你放心，这官司打到金銮殿，都是秦三奶奶赢的。”说着这夫人虚扶秀儿一下就站起身，见夫人起身欲走，秀儿知道，这人从此是不会再来的，上前送她出去时问道：“还不知道夫人姓甚名谁，若真能赢了，就给夫人供长生牌位，日日烧香不绝。”

这夫人转头瞧向秀儿才道：“这世间，果然聪明人不少，众人都称我奉圣夫人！”

奉圣夫人，这四个字让秀儿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是今上的乳母，也是少数几个对司礼监太监可以不大在意的人。秀儿几乎是茫然地重又跪下。

奉圣夫人的轿子转过巷子口，那里有另一乘轿子等着她。见这乘小轿来了，等在那的婆子急忙迎上前扶奉圣夫人下轿，接着道：“夫人，府里来说，说周大伴要见您。”

奉圣夫人轻蔑地一笑：“也不晓得他拿了廖家多少银子，这样替他家说话。不过呢，廖家这么孝顺的儿子，还真不晓得去哪里寻。”这婆子也是从宫里出来的，笑着道：“周大伴也是人老糊涂了，就他的身份，只有孝顺的，没有不孝顺的。”

奉圣夫人坐进轿中就道：“也罢，我今儿心情好，就去瞧瞧老周。”说着把轿帘放下，那婆子不由道：“夫人，可是二爷那里？”

“理他呢，老娘还没死，轮不到他做主，你要有空就替我教训教训他，免得他以为老娘得了这么个好封号，他就可以在外胡作非为。哪里来的这样眼浅的。”

婆子应是，示意轿夫把轿子抬起，径自往周太监在宫外的住所行去。奉圣夫人在轿中低声一叹，方才秀儿说的话里，有一瞬间奉圣夫人曾想把这交情打破，想让秀儿看看这所谓牢固友谊，什么都不是。

但看到秀儿眼的时候，奉圣夫人心不由一软，被选入宫成为皇子乳母，家里因此发达，但和家人团圆时，别说丈夫已经有了妾室，就算两个儿子，对自己已经不那么亲热。除了银子，维系母子情分的，竟再没有别的东西。

而秀儿那双眼里，全是信赖，这样的信赖能让人的心一软。既然如此，也就成全了她，廖家的银子，看起来很多，但各自分分，自家能拿到的好处也不到十万。若是不识得秀儿也就罢了，可既然已识得秀儿，那就算了吧，

不过十来万银子，哪里寻不到。

轿子已经进到周太监在宫外的住所，周太监得了信就迎上来：“老姐姐，也是许多日子不见了。”奉圣夫人走出轿子往这四周一瞧就道：“这宅子倒十分雅致，果然你这没有后的人和我就不一样，我家里哪敢这样布置，不是没有银子，而是银子花在这上面，还怎么过日子。”

要别人说自己没后，周太监只怕早就变脸，可奉圣夫人说着，他只哈哈一笑：“老姐姐休要这样说，你要喜欢，这宅子我就给了老姐姐养老。”奉圣夫人白周太监一眼就径自走进厅里坐下：“也别上茶上果安排酒席了，有什么话可快说，我家里孩子可多，事也多。”

周太监笑了：“老姐姐还是这样爽快，是这样，廖家那闺女被人告到按察衙门，我开头还在想，是谁这么大胆，竟不给我这个面子。后来还是听孩儿们说，说老姐姐家公子在这里掺了一脚。老姐姐，你我认识也这么些年了，还请你给我这个面子，让侄儿别管这事。我这还有花不完的一万银子，让侄儿拿去喝杯茶。”

“呸，一万银子罢了，当我没见过吗？”奉圣夫人骂了一句这才道，“这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没得为了那么花不着的十来万两银子坏了名声，等回去我就和你侄儿说，让他别管这事，要银子花，从我这里拿就是。”

两人认得也有差不多三十年，周太监没想到奉圣夫人竟这样爽快地答应了，身子不由微微前倾：“老姐姐，我还不晓得，你这是？”

奉圣夫人叹了口气：“你当我就是个石头人，只晓得银子不成？想要银子，为的是你那两个侄儿总要用，可这些年我也瞧出来了，他们两个，算不上什么成器的，痛定思痛我就想了，与其让他们学得一身的坏毛病，倒不如好好管束了，在家怎么胡作非为都没事，这在外头可不能再打着我的名头去做那些事，免得到时有什么风声吹到陛下耳里。你我虽在外人眼里，瞧着地位崇高，也不过就是皇帝家的下人，这要打杀我们，不过就是陛下一句话的事。”

这话打中周太监的心：“也是因为这样，老廖来求我时候我应了，都这把年纪了还不为自己积下德，难道等到下辈子，再做个不全人？”奉圣夫人也叹气：“是啊，前世不修，爹娘不靠，男人也靠不住，要不是我狠心报名进宫做奶娘得了二十两银子，这两个孩子也活不下来。就这，他们两个还时时抱怨，说从小没有娘疼，那几个姨娘也背地里欺负他们。让我不好管教。”

两人相对无言，离这普通人的温情越远，就越想体会下这普通人的温情。这才是秀儿打动奉圣夫人的原因，当然，奉圣夫人是不会承认的，她只摸了

下自己的发，这以后，身份揭穿再不能去了，到底要去哪里才能寻到别的有趣的事呢？

奉圣夫人告诫自己的儿子，不许再插手廖家的事，她儿子虽然不满，可也不敢反对，等柳三爷遣人来问信时把这事告诉了柳三爷。柳三爷得了这消息，那眼顿时瞪大，现在少了个足以和周太监抗衡的人，那剩下的只有孙尚书这头，可是孙尚书这边的弹劾，也不知道顺不顺利。

柳三爷还在焦急，就有人来报，孙尚书寻他。柳三爷急急忙忙往孙尚书府里去，去到那里不免被孙尚书骂了一通，还说这件事，背后十分蹊跷，廖家这官司，还是别管了。

柳三爷真是被浇了一头又一头的冷水，等出门时问起管事，才晓得孙尚书的入阁被人参了一本，说他捕风捉影，放纵人弹劾王尚书。孙尚书当初答应柳三爷这样做，不过是为的要借此弹劾王尚书，让他不能入阁，但没想到被人依样画葫芦地同样来了一招。这下很可能就是孙王二尚书都入阁不成，而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。

孙尚书会再答应在官司一事上帮忙才怪，柳三爷想清楚了这些，只觉得全身冰凉，如果孙尚书失势，那自己家的生意就不会有那么顺溜。偏偏当初以为抱上奉圣夫人的大腿，把周太监给得罪了，现在才是两不靠。

柳三爷一边骂着自己，一边回到家就匆忙让人收拾了几样原本想送给奉圣夫人的古玩，让小厮拿着前去找见周太监。来到周太监住所，自然吃了闭门羹，柳三爷说了无数的好话，又给守门人送了一件玉佩，那守门人才勉强收了东西，说等周太监从宫里出来时再替柳三爷转达，接着就把门关上。

此时柳三爷也顾不上骂人，匆忙回到家里，想再寻别人，刚进家门就有丫鬟跑过来一脸惊慌：“三爷，奶奶和姨奶奶吵起来了，奶奶一怒之下推倒了姨奶奶，姨奶奶现在的身子，只怕……”

这比被孙尚书骂一顿还要让柳三爷疼，他一掌推开丫鬟就往自己房里跑去，走到院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柳太太儿一声肉一声的哭声，这是孩子没了？柳三爷心疼孩子，对爱妾可没半分怜惜，急急冲进房里，柳太太边哭边打着地上的柳三奶奶：“丧门星，我孙儿没了，给我滚出柳家！”

柳三奶奶在那木然跪着，根本感觉不到身上的疼。柳三爷见她这样就来气，上前一脚把柳三奶奶踢倒在地，也不管爱妾在床上泪汪汪地叫着三爷，就对柳太太道：“娘，现在事情麻烦了，儿子觉着，还是您去舅舅家一趟，寻舅舅出个主意。”

一个孩子掉了，麻烦的也不是自己，柳太太刚要回答却觉得不对，急忙起身拉着儿子到了门外，听得儿子飞快一说，柳太太倒吸一口凉气，急忙点头应是，要去换衣衫回娘家。

这时大夫也被请来，自然是回天乏力，妾肚子里的孩子掉了。柳三奶奶听得妾肚子里的孩子掉了，没有哭反而笑起来。柳三爷正愁没有个出气的东西，上前两个耳光就打在柳三奶奶脸上，接着吆喝丫鬟：“把这人给我捆起来，绑在柴房。不许给她吃饭，饿上三天再说。”

柳三爷虽然这样说，丫鬟们还是不敢上前动手，柳三奶奶倒像被那两个耳光打醒了，起身就往柳三爷那边冲去：“你这没良心的，为了个孩子，竟然这样打我。我和你拼了，再去寻街坊邻居评评理，这宠妾灭妻是什么罪名？”

柳三爷心头发火，见柳三奶奶骂上来，一把抓住她就往她脸上再招呼几下：“打你又怎么了？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，我想打就打，想骑就骑。你还反了天了。告诉你，别说我就打你这么几下，就算把你打死，你娘家人寻来，不外就是破上千把银子。你娘家，那是个什么玩意，收了我家五千彩礼，你的嫁妆，你自己算算，值一千银子不？几个丫头，也是粗手笨脚用不上的。你啊，不就是比那些姨娘更贵重的一个玩意，还当自己真是三书六聘娶回来的正房奶奶和我叫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你，你就是这柳家的三奶奶，我不要你，你比狗都不如！”

骂完，柳三爷把柳三奶奶往地上一推就喝骂那些丫鬟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把人扔进柴房。她是主母，难道我不是主人了？夫主夫主，我还是她的主人呢。”丫鬟们战战兢兢上前扶起柳三奶奶，可真要把人关进柴房，到时柳三奶奶娘家人来寻，也是自己吃苦。于是几个丫鬟在那磨磨蹭蹭，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走出房门。

那小妾巴不得柳三奶奶被休了，自己好扶正，娇怯怯地叫起来：“三爷，我肚子好痛。”柳三爷也懒得理那小妾，冷冷地道：“肚子痛就好生躺着，别再说活。”小妾被这样冷言一说，晓得自己没有了孩子，就不再是宝，既然柳三爷对结发妻子都这样狠，更何况自己这个买回来的玩意？顿时吓得不敢说话，而是把被子紧紧扯住，生怕再被骂。

“三叔这是怎么了？夫妻间吵架，哪有动不动把人关柴房的，这是三奶奶，是主母，比不得那些外头使银子买的。”柳大奶奶虽姗姗来迟，这话听在柳三奶奶耳里，却如天音一样，眼里的泪登时下来：“大嫂，快别说什么三奶奶的话了，他要休我。”

“呸，两夫妻吵架，有什么话说不出口？”柳大奶奶扶一把柳三奶奶就对丫鬟们道：“还不赶紧把你们奶奶扶进房，这姨娘住的厢房岂是你们奶奶在的地方？”

柳三爷的气并没有消，但他能打柳三奶奶，可不能打大嫂，见丫鬟们要扶柳三奶奶往房里去就瞪丫鬟们一眼，丫鬟们吓得又停下脚步。柳大奶奶心里快意，嘴上已经道：“看来三叔气还没消，这样吧，先把你们三奶奶安置到我那边去，三叔，你好生安抚着姨娘，我啊，帮你劝劝三婶婶去，明儿让她过来给你道歉。”

嘴里说着，柳大奶奶已经和丫鬟们簇拥着柳三奶奶走了。等走出院子，柳大奶奶才哼了一声，就老三这胡作非为，这家很快就要给他败了。亏公婆还以为他十分能干，亏得自己知机，攒了私房银子在外头置房子买地，等这边真垮了，就赶紧和自己丈夫去置的房子那里住，那时才叫正经过日子。自己丈夫虽然被公婆骂不能干，可是个知冷知热的人，比这备受宠爱的柳三爷可好多了。

柳家一场闹剧，柳三爷虽心里恼怒，可也惦记廖家的官司，不管怎么说，按察使那里，也塞了银子，这要有个万一，毕竟国法还在那摆着，天下哪有放着族人不给，给外甥女家产的事。实在不成，被断为绝户，不过就是两败俱伤，榛子也讨不了好去。因此打官司头一日，柳三爷又去寻廖十三老爷，和他好好说，要他不用怕，各处都打点好了。

廖十三老爷这些日子所见所闻，超过原先几十年的见闻，再也不敢像初来时那样，认为族内就是天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自然以柳三爷马首是瞻。听完柳三爷的话后廖十三老爷又道：“三爷，您说的我都记得，可是……”

柳三爷打断他的话：“没有什么可是，你要记得你没见过我，也没拿过我的银子，只是因为不忍心族内兄弟无人承袭香火才这样做的。”总之，就是要拿出当初进京时的那股气势来，廖十三老爷默默念了几遍，柳三爷见了他的脸色又道：“你可要记住，你不上公堂的话，那五千银子连本带利都给我还回来。”

柳三爷这话立即让廖十三老爷的眼瞪大：“三爷，原来不是这样说的。”柳三爷也不瞧他：“你真是个笨蛋，难道还要我解释吗？五千两银子，谁会白白双手送上。记住，在公堂上给我争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出不了这个京城。”

柳三爷的眼神十分凶恶，让廖十三老爷登时吓得吞了几口吐沫，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是，三爷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！”柳三爷这才坐回去：“那么，你回去吧，